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八

禮八

蕭齊外國沙門僧伽跋陀羅譯

戒句中欲分別今知此是總說汝等當知起作識有心世間罪功德業受起者總一切戒本有六戒句起法師曰後當解今當略說耳後戒因六種戒而起有戒因四種起有戒因三種起有戒因迦繻那起有戒因羊毛起有戒因捨心起於此牛因作而起因不作而起因作因不作而起或因作起或因不作起或因作因不作而起於其中有識得脫有識不得

得脫於戒中以心得脫此是以識得脫餘者非識得脫更有戒無心有戒有心問曰何謂有戒有心答曰有心作而得罪問曰何謂無心答曰與心相離而得罪此一切世間罪制戒罪有二諸罪相以說行善受者有戒身業有戒口業問曰何謂爲身業答曰因身行故從此得罪故曰身業因口行故名口業得罪復有戒善復有戒不善復有不善非不善三十二心起罪欲界八善心十二不善心欲界有十無記心從善心從無記心有二知心

於諸心中以善心得罪名爲善罪餘者次第亦如是說曰有戒三受有戒二受有戒一受於三受中因三受得罪名爲三受或因樂受戒因捨受得罪名爲二受或因苦受得罪名

爲一受如是因無記想有心性罪行善受汝

等知此雜已於諸起中此波羅夷因何物起便因一種起以支者有二支何謂爲二因身心起是名爲二支行以得罪是名因行想者欲想若無欲想便得脫無罪者不知不覺不受不樂有心者有欲心行然後得罪性罪者

自然罪若身心共作然後得罪以貪作是名不善或樂或捨以此二法而得罪是名二受法師曰一切罪相於廣說中汝等應知

獮猴跋闍子 老出家及鹿

此偈名爲優陀那世尊自判優波離爲未來世律師易憶識故說此偈頌汝等應當善觀罪相獮猴跋闍子此事隨制白衣者著白衣服行縫草衣者外道人結茅草爲衣木皮衣者剥木皮以爲衣木板衣者以木板遮前後以爲衣髮欽婆羅者織人髮以爲衣毛鈞婆

羅以犛牛毛織爲衣角鷄翅衣者連角鷄翅
以爲衣鹿皮本者取完全合毛四脚被以爲
衣問曰殺人何故不得波羅夷罪答曰本爲
細滑無殺心故得僧伽婆尸沙罪鬱波羅華
比丘尼者本是舍衛國長者女此比丘尼於
過去世百千劫積衆善行是故端正微妙色
如優鉢羅華內此比丘尼離諸煩惱更增好
色故名優鉢羅華比丘尼染著者從白衣以
來爲男子之所染著眠卧牀上者此比丘尼
從外乞食還開戶入戶暗故不覺男子在內

便脫衣而眠此婆羅門便從牀下出犯比丘
尼犯者壞比丘尼此比丘尼愛盡無欲如熱
鐵入身是故不犯此男子行欲竟去此地能
戴須彌諸山王而不戴七尺惡人是故地爲
之開即入阿鼻地獄火如羅網世尊聞已語
但入我說婆羅門

謂比丘此比丘尼不樂故名無罪世尊因比
丘尼而說偈言
如蓮華在水 芥子投針鋒 若於欲不染
第十四句成女根者於夜半中眠熟男子相

貌牙鬚失已而成女相貌和尚具足戒我聽即依先不須更請師及具足戒臘數者從初受戒我聽往比丘尼僧中依先臘數而住不同者故出精爲初此罪轉根即失若更復爲男子者亦無罪法師曰此是依文句次第解已今更廣解此二根中男根最上女根下何以故男子若多罪者而失男根變爲女根女人若多功德而變爲男子如是二根以多罪故而失以多功德故而成男子若有二比丘同住共誦稟講說諷誦經典而一比丘夜半

轉根成女二人悉得共眠罪若覺知者而煩怨哭泣向同房說同住應作是言卿勿憂惱如是三界罪佛已開門或比丘或比丘尼都不閉塞善門如是慰喻已而作是言卿可往比丘尼僧中住若轉根比丘尼問大德有知識比丘尼不若有者答有若無答無若轉根比丘尼更作是言大德可將我往比丘尼所同住比丘可將轉根比丘付知識比丘尼若無知識者將至比丘尼寺若去時不得兩人而往若得四五比丘乃可共往明把炬火捉

杖行我等哀愍往至尼寺寺若遠在聚落外
渡江若置衆者此無罪也若至比丘尼所而
作是言即說比丘名問比丘尼知不若比丘
世八
尼知而答知此比丘今轉成女根諸比丘尼
應當憐愍此比丘尼答曰善哉諸比丘尼應
作是言我等當與此比丘尼共諷誦經典聽
法諸比丘送付比丘尼已還歸本寺轉根比
丘尼隨順尼僧意勿有違失若諸比丘尼無
慚愧心又無同意料理得移餘尼寺應覓依
止師讀誦經法隨順比丘尼法住轉根比丘

尼得度弟子受依止諸比丘尼不得譏嫌生
彼此心若先比丘時沙彌付囑餘比丘比丘
時三衣鉢失受持法至比丘尼所應更受五
衣鉢若受持外先有長衣鉢者依比丘尼法
應更說淨畜若比丘時所受七日藥失受法
應更受若比丘時受七日藥滿七日而轉根
得更受持七日先比丘時施主於今比丘尼
不失即爲施主又比丘時一切布施共物得
依先分取如律本所說酥油蜜石蜜若有人
受七日藥未滿有因緣事而食得罪汝智慧

人可思此理此欲爲轉根人問故受者若爲失若爲不失轉根或死罷道還俗施人賊所劫抄如是捨心是名失受若一訶羅勒果受已轉根即失此受若在比丘時所有資生什物悉得隨身乃至私房舍悉得隨身若先僧中所供給物悉還僧若先於僧有恩欲與好房舍卧具未與而轉根爲比丘尼比丘僧有應與若與比丘同僧殘者應半月摩那埵出罪若比丘時行摩那埵未竟轉根爲比丘尼應行半月摩那埵出罪若行摩那埵竟轉根

爲比丘尼應與出罪若行半月摩那埵未竟復轉根爲比丘應與六夜摩那埵出罪若行摩那埵竟復轉根比丘僧應與出罪比丘轉根因緣以說竟若比丘尼時行媒嫁法覆藏不出轉根爲比丘不須覆藏六夜摩那埵出罪若比丘尼正行半月摩那埵轉根爲比丘不須行摩那埵直與出罪若行摩那埵竟轉根爲比丘應與出罪羯磨若復轉根爲比丘尼者應與半月摩那埵出罪法師曰從此次第易可知耳弱者此比丘先是伎兒是故脊

弱長根者此比丘身根最長泥畫女像聶泥女像畫女像者畫爲女像木女者刻木爲女像金銀銅錫鐵牙蠟木女悉突吉羅罪若欲作出精意精出即得僧伽婆尸沙若精不出偷蘭遮摩觸木女人悉突吉羅端正微妙者此比丘王舍城人信心出家相貌端正是故號爲端正此比丘在王路行有女見此比丘形貌端正即生欲心以口銜比丘男根此比丘是阿那含不生樂想次句諸比丘愚癡人隨諸女人語法師曰此三偈易可解耳口開

張者風所開也若比丘口中行欲者著四邊波羅夷不著四邊及頭突吉羅若節過齒波羅夷若齒外皮裏亦波羅夷若齒外無皮偷蘭遮若舌出外就舌行欲偷蘭遮若人出舌就舌行欲亦偷蘭遮以舌舐男根亦偷蘭遮若死人頭斷就頭行姪及口波羅夷罪若頸中行欲偷蘭遮白骨者若比丘初發心往即得突吉羅若捨取連合貪細滑者行姪心著精出不出悉突吉羅若作出精意僧伽婆尸沙若不出者偷蘭遮龍女者龍女化爲人女

形或緊那羅女比丘共作姪悉得波羅夷夜
叉者一切鬼神悉入夜又數餓鬼者一切餓
鬼有餓鬼半月受罪半月不受罪與天無異
若現身身若可捉得波羅夷罪不現而可捉
得亦波羅夷不現不可捉得無罪若此鬼神
以神力得比丘比丘無罪法師曰次第文句
易可解耳若男根病者男根長肉生名爲疣
與此女人共行姪覺不覺悉得波羅夷至女
根者此比丘與女人共行姪法安男根不入
女根而生悔心是故得突吉羅罪姪初法若

捉手若一身分未入女根悉得突吉羅若
入女根得重罪若比丘比初欲眠先閉戶是故
律本中說佛告諸比丘眠不閉戶者此是白
日入定也若比丘白日入定先閉戶入定法
師曰律本說不閉戶不說有罪閉戶而眠於
乾陀迦說佛告諸比丘若白日入定應閉戶
然後入定若不閉戶者得突吉羅罪優波離
及諸比丘已知如來意是故於廣說中而說
此句有罪白日得於夜半不得以此文句屬
著前句法師曰若戶可閉若戶不可閉答曰

樹枝竹枝笄作若如是爲初餘者隨作戶扇
若扇下有曰上有縱容若轉戶扇者應閉牛
欄戶橫安二三木枷門門扇安車用牽或以
板作扇或用竹作如店戶笄扇或竹作簾又
用布作幔若手捉鉢開戶扇作除戶布幔無
罪餘者悉得突吉羅罪若比丘白日入定轉
戶可閉不閉得罪餘者不閉入定及眠不得
罪法師曰可閉者有臼及縱容關店此戶可
閉不閉得罪若閉者安店成閉若不安關店
直閉著戶刺者亦成閉頭餘少許不至亦成

閉極小不容人頭入如是亦善若多有人在外
比丘沙彌長老汝可看作是言已入定無
罪或於外經行執作此比丘應得看戶作是
念已眠無罪於鳩淪陀者廣說也向優婆塞
語看戶亦善而不得向比丘尼及女人若戶
扇已縱容破或無或於戶前執作妨不得閉
作是念已眠無罪若無戶扇者無罪若閭屋
應舉梯入定無罪若不舉梯閉下戶而眠無
罪若於房中眠應閉戶若大房後有小房閉
大戶小房眠無罪若後小房眠閉後戶不閉

大房戶無罪若一房有二戶悉閉然後眠無罪若三重閣屋下重上座住中及上重比丘眠而作是念上座已在下重我眠無罪若有守門人而語汝看戶作是言已眠無罪若無上座及守門人而向諸比丘沙彌及白衣語已眠無罪若二人乞食前還者作是念後還應閉戶法師曰有戶扇曰縱容者不閉得罪餘者無罪雖有曰縱容屋無覆不閉無罪若夜半眠開戶無罪至曉起者無罪已起更眠得罪若比丘眠時作念我至曉當起亦得罪

有比丘遠涉道路或夜半得眠足猶在地而眠熟不覺則無罪若舉足上牀眠不覺有罪若比丘坐睡不閉戶無罪若房中經行睡熟於地眠不閉戶無罪若覺已睡眠得罪有夜叉捉比丘強伏令眠亦得罪於鳩淪陀廣說非本心者無罪法師曰大德波頭麻子言覺不覺悉得罪婆菟迦卑迦比丘言不是優波離逆取佛意判定無罪判已後復問佛佛歎言善哉法師曰次第文句易可知耳離車童子者離車是其種姓也因姓而立名比諸童子

姪色捉比丘令行姪因此行非法故敗壞門
戶老出家往看故二此比丘晚暮出家爲哀
愍故往此故二向老比丘言大德兒子極多
無人養育大德可還俗老比丘不答故二知
老比丘不還俗即盪倒地老比丘羸弱無力
擺撥不能得脫故二即就上行姪適其意而
下比丘是阿那含人斷三界結是故不受
樂鹿子句易可解耳一切善見初波羅夷品
廣說竟

善見一切相 律本無覆藏 初中後亦善

是名一切善 如來化衆生 毗尼最爲上
爲憐愍衆生 故說毗尼藏

第二無二佛所說 退墮不如波羅夷

廣說令至令人知 離先初說成不雜
爾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王舍城者國
名也問曰以何因故名爲王舍答曰初劫慢
他多王瞿貧陀王如是聖王爲初於此地立
舍宅故名王舍又有別解此國若佛出世時
及轉輪聖王此地立成國土若無聖人出世
者此地夜叉爲主此是現行來處又言耆闍

崛山中此是現如來住處舊者鷲鳥崛者頂
也耆闍鳩食竟還就山頂棲是故名之者閑
崛山又有法師解山頂名形如似鷲鳥是故
名耆闍崛山衆者如律文說三人名衆從此
以上名爲僧若以修多羅文句三名爲衆今
周修多羅文句知識者不甚親友住處相知
名爲知識者舊者親厚知識同衣食也伊私
耆黎山邊者問曰何謂爲伊私耆黎答曰伊
私者出家人耆黎吞也所以爾者時有五百
辟支佛往至迦私俱娑羅國到已乞食得已

還入此山集衆入定是時人民見辟支佛入
山邊而不見出時人作是言此山恒春出家
人從此以後號爲伊私耆黎山於山邊作諸
草屋者悉用草入夏坐有五百比丘各各自
作草屋多羅葉爲初何以故爲如來已制戒
故佛告諸比丘若欲入夏坐者先修治房舍
若無房舍者得突吉羅是故夏坐得現房舍
者善若無應倩人作不得無房舍而夏坐何
以故過去諸佛皆受房舍諸比丘作房舍已
三月入夏坐於三學中日夜勤學是故大德

檀尼迦第二波羅夷爲初檀尼迦者名也陶家者此作瓦器業也檀尼迦比丘在閑靜處作一草屋夏坐已竟者已大自恣黑月初剔壞草屋者悉以次第剔解不令有損縛束懸著樹枝不散何以故若有更樂住者以此現草而作屋時作是言若有寺用及餘比丘作屋者隨須而取何以故作此言王爲阿蘭若比丘作屋草木難得故是以縛束若舉置若阿蘭若比丘住竟去者亦更壞取縛束懸舉勿使蟲蠹與當來同學 故諸比丘行

法作已而去遊行諸國隨所樂長老檀尼迦陶師子即於此住乃至三過者取柴人謂言空屋剔破將去自有技藝於陶家所作無所不備檀尼迦比丘和泥作屋窓牖戶扇悉是泥作唯戶扇是木取柴薪牛屎及草以赤土汁塗外燒之熟已色赤如火打之鳴喚狀如鈴聲風吹窓牖猶如樂音佛問諸比丘此是何等赤色佛知而故問何以故問爲制戒因緣故答世尊者諸比丘向世尊言此是檀尼迦陶師子屋色赤如火以無數方便訶責諸

比丘云何癡人於衆生中無慈悲而殘害衆生夫慈者悲之前護義也悲者因彼苦故而心動是名悲不殘害者不毀傷衆生命因癡故掘土蹋泥取火燒多諸衆生因此死故是故律本說汝癡人者當來衆生而作是言佛在世時比丘已作如是殘害衆生要當無罪勿令衆生生如是心如來呵責檀尼迦已佛告諸比丘從今以後不得純泥作屋若有作瓦屋聲即問言咄咄汝等何以打破我屋諸比丘答言世尊使令打破檀尼迦聞已即受教勑若佛使破者善法師曰檀尼迦比丘作屋自用物作屋成如來何故而打破答曰所

羅罪若住者亦得突吉羅罪若以草和泥者善純泥作屋得罪諸比丘答言善哉世尊汝等可打破此屋者諸比丘受佛語已即往至屋所以木石打破壞之於是長老檀尼迦比丘爲初說法師曰我今次第分別說之是時檀尼迦於屋一邊自日入定聞諸比丘打破瓦屋聲即問言咄咄汝等何以打破我屋諸比丘答言世尊使令打破檀尼迦聞已即受教勑若佛使破者善法師曰檀尼迦比丘作屋自用物作屋成如來何故而打破答曰所

以破者此屋不浮故是外道法用復有餘義
無慈悲衆生作此瓦屋若比丘多聞知律者
見餘比丘所用不得法即取打破無罪物主
不得作是言大德已破我物應還我物直若
有比丘以多羅葉作傘內外俱五種色以線
貫連極令精好此傘不善若赤若黃二色以
線貫連內外具等此傘柄以絲纏不以為
華貪取堅牢此善若刻鏤作禽獸種種形狀
者此不善有若作半月形不得作覽純形及
竹節如此不善聽刻柄作鏤以繩縛堅牢故

善若作袈裟法者不得縫作蜈蚣脚若作袈
裟不得繡作文章不得作鎖形縫可却刺縫
若安釣紐繩得作四廉不得十六廉作釣
者不得椎及伽耶形不得作睂眼形袈裟角
法作可安紐繩勿令麤現不得用米黏汁持
袈裟若初作者得用爲却塵土故若染時不
得與杏汁木膠油及已染袈裟不得以螺及
摩尼珠種種物磨使光澤若染不得以腳踏
染時不得用手摩及袈裟打甕裏不得手拳
打可以掌徐徐拍若以繩安袈裟角擬懸懶

者染竟截除律本所說佛告諸比丘我聽用
繩縛角繩法師曰何但角緣邊亦善爲浣染
故若取此爲精不善但割截而用若鉢法及
半鉢法不得内外刻鏤若先有可去令曼若
熏鉢不得作摩尼色可作如油色鉢曼陀不
得刻鏤可得作牙齒者善若水法者傘下口
得刻鏤及腹不得刻作異形傘及下口可刻作繫縛
處善若腰繩法者織作或一道二道復合者
得用魚口不得如蟬眼及兩頭案縛又如頻
伽及摩竭魚口不得作鼈頭種種精好織作
十三

文華惟除魚骨及珂樹羅葉或曼縛頭不得
留多縷草若極多可四縷若用完編者止一
縛及宛轉若有完繩兩三股纏相著善不得
作八相繩繩頭聽安二結如瓶形若作藥筩
法者不得刻作男女及四足二足衆生倒挂
華及捺牛屎形如是形不應作若得如是筩
磨削去善若用線纏擬堅牢故得用或圓或
方或八廉十六廉者若筩底及口蓋得作兩
三環擬縛故藥杵法者不得作好色糞者亦
爾戶鑰法者及囊不得作好色可純一色善

不得刻鏤作禽獸形刀子法者不得刻鏤作禽獸形模聽安口帶別爪鑿法者中央如鑽形大鑽弓法及承掌悉不得作華種種刻鏤惟除鐶作針法者先安鉗鉗竟然後鏤勿使落失亦不得作刻鏤種種形狀截楊枝斧不得刻鏤純鐵作斧柯法者得作四廉及八廉錫杖法者不得作好色錫杖純得作三四鐶纏以堅牢故頭圓形油筒法者用角竹胡蘆貞木不得作男女形狀作狀隱囊覆地脚巾經行机囊掃帚糞箕染瓮瀉水器磨脚瓦石

澡洗板鉢支鉢枝鉢蓋多羅葉扇如是諸物得作倒巨刻鏤諸變房及戶戶扇窓牖得用七寶作精好亦得一切房中施案無所禁礙惟除難房問曰何謂為難房答曰有勢力王於他戒場立作故名難房應向徃者言莫於此作房若苟執不從重向言莫於此作我等作布薩自恣時即妨礙縱使堅者房亦不得安立如是故作不止語至三猶不應苦衆多比丘有慚愧者剔壞此房惟置佛殿及菩提樹壞已勿用次第舉置遣送與住比丘

餘草使取若取者善不取草爛壞或爲惡人所燒壞者無罪住比丘不得責草直如是已破檀尼迦屋檀尼迦復念欲更作往至守材人者檀尼迦覓材周徧不得是故往到城守材人所主村者言此是王物修護國者城裏有所壞敗急難防豫或爲火燒或敵國來攻伐應擬以作諸戰具種種資用修儲是故藏舉此材段段餘者檀尼迦自用便斫斷段段恣意用或頭或尾婆娑迦羅者是婆羅門名也摩竭國臣者於國統領國事財富無量經

歷者此大臣從國出案行城中諸材木婆那者是大臣豪貴喚小者爲婆那令人縛者此婆羅門往白王審實有與檀尼迦不將至王所王答不與是故大臣而縛是時檀尼迦見守材人已被縛見已生狐疑心彼人當爲我取材故而被王縛我當自往救其令脫是以日夜參承何以故守材人遣信至檀尼迦所大德及未殺我願速來分解若殺已方未於我無益初拜爲王而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草木及水隨意取用此是王自語王憶識

不爾時王初登位打鼓宣令若沙門婆羅門
草木及水隨意取用是故我取王杖王答我
先語爲諸沙門婆羅門有慚愧語不爲如汝
無慚愧者如此語者今取阿蘭若處無主物
不說有主物爲毛得脫者所以出家著袈裟
如毛也何以故譬如世有智慧人欲多噉羊
肉無方從得而作方便買取好大有羊毛繫
門外而題羊頭令殺之衆人見已貪其毛故
而倍易之羊遂得活檀尼迦比丘亦復如是
有袈裟故得解罪也諸人訶責於王前訶責

檀尼迦比丘訶責者言汝非沙門惡眼視之
說其所作讚歎令人知非沙門法非釋種子
作梵行者無上行也四句已下有一舊臣知
王舊法出家爲道於是世尊即問舊臣比丘
法師問曰世尊是一切智過去未來諸佛結
戒罪相輕重世尊悉知何以故方問舊臣比
丘所以如來問舊臣比丘者若不與舊臣比
丘共論已一錢結波羅夷罪爲世人譏嫌比
丘持成功德無量猶如虛空亦如大地不可
度量云何如來以一錢故而結重罪也如來

以智慧等量令禁戒久住令人信受是故宜與舊臣等量白衣法者若偷一分若殺若縛若擯出世尊云何不毀出家出家人乃至革禁不得取所以如來用智慧等量而制禁戒不生譏嫌是故佛與舊臣比丘依因世法而結禁戒觀眾者見舊臣比丘去佛不遠而問汝此比丘瓶沙王法盜至幾直而縛擯殺摩竭國者國名也斯瓦喻者人象車馬悉具謂名斯尼喻也瓶沙者王名擯者徙置餘國法師曰次句易解五摩娑迦一分者爾時王舍

城二十摩娑迦成一迦利沙槃分迦利沙槃爲四分一分是五摩娑迦汝等自當知此迦利沙槃者乃是古時法迦利沙槃非今時留陀羅王爲初迦利沙槃過去諸佛亦以一分結波羅夷當來諸佛亦以一分結波羅夷一切諸佛波羅夷罪無異結四波羅夷不增不減是故如來訶責檀尼迦比丘以一分故結第二波羅夷如律本所說不與取名盜爲初以斷根本故結第二波羅夷竟次隨結浣濯更起已說根本如是佛爲諸比丘已結戒竟

此第二隨結亦如前結無異汝等自當知若今重說文句成煩若難者至當解說至浣濯處者浣白颯已暴曬此處故名浣濯處浣濯衣人者是浣曬人白颯諸浣濯人晡時縛束白颯欲還入城忽忽亂閑不見是時六羣比丘因閑故以盜心取一束聚落者或聚落或阿蘭若處律中已說我今更分別演說聚落者一家一屋如摩羅村此是一屋亦名聚落以此汝自當知無人者夜叉所住處或人暫避因緣後更還住有離者增爲初乃至下以

草木作依棊牛住者隨牛處處住或一屋或二三屋亦名聚落估客住者步擔估客車行估客亦名聚落城邑及村亦名聚落聚落界者爲欲明阿蘭若界門闌住者若聚落如阿菴羅陀國有二門闌於內門闌以外悉是阿蘭若處若無門闌可當門闌處亦名爲門闌此是阿毗曇阿蘭若法中人者不健不羸擲石者盡力擲也至石所落處不取石勢轉處若聚落無離者住屋欄水所落處擲石也又法師解老嫗在戶裏擲糞箕及舂杵所及處

立在此擲石所及處又法師解若屋無離於屋頭作欄當欄中央擲石所及處以還是名屋界問曰若本聚落廣大今則狹小齊何以爲界答曰聚有人住屋漏所落處中人擲石所及處以還是聚落界阿蘭若界者從門關以外五百弓名爲下品阿蘭若法師曰此不捨者主心不捨若空地亦名不捨取此物者是名盜也盜者是朱羅也法師曰我以法中不取文字但取其義言盜者奪將舉斷步離本處相要問曰何謂爲奪若比丘奪人園林共諍時得突吉羅罪令園主狐疑得偷越遮罪若園主作決定失心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爲將若比丘將人物以頭戴之以比丘故說此五種於此五處有主物盜心取一分波羅夷不與取者他物若衣若食他不可以身口與而自取一分或從手取或從處取

不捨者主心不捨若空地亦名不捨取此物者是名盜也盜者是朱羅也法師曰我以法中不取文字但取其義言盜者奪將舉斷步離本處相要問曰何謂爲奪若比丘奪人園林共諍時得突吉羅罪令園主狐疑得偷越遮罪若園主作決定失心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爲將若比丘將人物以頭戴之以比丘故說此五種於此五處有主物盜心取一分波羅夷不與取者他物若衣若食他不可以身口與而自取一分或從手取或從處取

比丘取比丘答言我不受汝寄作是言已得突吉羅罪令物主狐疑得偷蘭遮罪物主言我不得此物比丘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爲斷步答曰若比丘欲偷物及人將物去初學一步得偷蘭遮罪第二步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離本處答曰若人舉物在地上此比丘以盜心摩觸得突吉羅罪動搖者得偷蘭遮罪若離本處得波羅夷罪問曰何謂爲要答曰若比丘自要言我至某處某處我便將此物去若至某處取物一脚在界內一脚在界

外偷蘭遮若兩腳俱出界外波羅夷若關稅處將物過不輸稅若過稅處一脚在稅內偷蘭遮若兩腳俱出稅外波羅夷法師曰此是論雜物也若以一物論者奴有主或畜生如是爲初若奪若將舉若斷步若離本處若要處過此是一種物以此六句若分別說成五十五句汝當應知如是說第二波羅夷極爲善說何以故爲難知故如律本初說以五法偷然後得波羅夷罪物以有主爲初是爲五種法師曰如是說枝葉已汝當取一事

有五種亦有六種若爾者不成五五答曰不然何以故若處一句取人物有五種汝自當知諸舊法師說此第二波羅夷事相難解是故不得不曲碎解釋是故我今說此二十五句汝當善觀察問曰何謂爲五一者種種物五二者一種物五三者自手五四者初方便五五者盜取五問曰種種五及一種五此二法亦得奪將舉離本處此初已說汝自當知要處足之是名爲六也要處擲處此法俱等是故第三句五中亦得種種物五一種物五

已說何謂自手五答曰自手取有五種一者自手取二者教三者擲四者能取五者捨心問曰何謂自手取他物以手自偷取是名自手教者若比丘教他人汝取某甲物是名教也擲者若住在關瓮內而擲出外重物者得波羅夷罪以此句故與要處俱等能取者教人若某甲物汝能取者取不能得且止此人即隨教而去若偷得此物教者遣去得波羅夷罪若去者隨時而取是名能取捨心者於物處置心捨此心是名捨心何謂初方便五

一者初方便二者隨方便三者結方便四者
要作五者記識教人故是初方便汝等自當
知因離本處故是名隨方便餘三者依律本
所說何謂爲盜取五種一者盜取二者略取
三者要取四者覆藏取五者下籌取是名爲後
三十
五有一比丘爲衆僧分袈裟盜心轉易他籌
而取袈裟於轉籌處我當自說是名盜取五
種如是五五一已成二十五汝等自知於
五五中智慧律師若諱事起真速制此事先
觀五處然後判斷如往昔偈言

若說往昔事 時宜用爲五 於五處觀已
智慧應當知

處者若我欲取此物語已已得罪應觀此物
有主與無主應觀若有主捨心不捨物主應
自善見若未捨心者而偷應且計律罪若已
捨心得波羅夷更還物主此是法用法師曰
我今出根本往昔婆帝耶王時供養大塔有
比丘從南方來此比丘有七肘黃衣置在肩
上此比丘入寺作禮是時王與大衆入寺驅
逐諸人諸人衆多併疊一邊大衆亂鬧更相

盜突遂失衣不見而出比丘作是念大衆亂錯如此我衣失不可得也作捨心已後有比丘來見此衣作盜心取取已而生悔心我非沙門失我戒也我今還欲往至律師所問已然後我知是時律師名周羅須摩那善解律相諸律師中最爲第一犯罪比丘往至律師釋云衣度量長大目色度量竟汝更去次第寺寺入而問罪比丘受教已依勑而去逢見物主將至律師所律師即問物主比丘長老此是汝衣不答言是大德問何處失比丘依事答律師知已大衆法後比丘取衣律師知此比丘罪可救向罪比丘言汝能得物主來不若能得物主我當安置汝罪比丘答言我今云

何能得律師言汝但去處處喚問罪比丘入五大寺尋覓不得更還問律師律師復言何方有多衆比丘來此答言南方來多汝先取衣度量長大目色度量竟汝更去次第寺寺入而問罪比丘受教已依勑而去逢見物主將至律師所律師即問物主比丘長老此是汝衣不答言是大德問何處失比丘依事答律師問汝捨心不答言已作捨心又問罪比丘汝何處取答言我某時某處取律師言若汝無盜心取者便無罪汝惡心作取得突吉

羅罪汝先當懺悔然後無罪語物主比丘汝
以捨心以衣與此比丘答言善罪比丘聞律
師語已如人得甘露味身心歡喜法師曰如
是名爲觀處時者取時此本有時輕有時重
若取輕即以輕時價直得罪若重時即以重
時價應得罪法師曰此語難解我今取人爲
證於海中間有一比丘得椰子槃端正具足
不得已而刻作如螺盤無異令人心戀此比
丘常以飲水以椰子盤置海中間寺比丘往
支帝耶山是時有一比丘往海中間到已入

寺即住寺而見椰殼盤以盜心取已復往支
帝耶山到已用盤食粥椰子盤主比丘見而
問咄長老從何處得此椰子盤也此比丘而
答我從海中間得物主比丘而言此非汝物
是我許汝偷取也即捉到僧前具判此事無
人能判復往至大寺於大寺即鳴鼓近塔集
衆已諸律師共判此事未竟是時衆中有一
阿毗曇師比丘名瞿曇多極知方便大德瞿
曇多而作是言此比丘於何處取椰子殼盤
答云我於海中間取彼價直幾答言彼土嚴

此椰子餘殼棄破或然作薪都無價直問物主比丘手執作此椰子堪幾直答曰此椰子人已噉肉飲汁棄皮比丘拾取削治作器此堪一摩娑迦大德瞿曇多言若如是者不滿五摩娑迦不犯重罪是時衆中聞此語即歎言善哉殊能判此事是時婆帝耶王欲入寺禮拜從城門出聞諸比丘歎言善哉王聞已直大德我用一分買又問汝買來已用未斧主答曰我始用一日破楊枝或言破樵燒鉢已曾經用便成故物如眼藥杵亦如戶鑰以稻糖一燒再燒或以瓦屑磨亦名爲故又如俗衣或一過入水或襲肩上或用裹頭或用

不違戒律法師曰如是觀看隨處結直有物新貴後賤問曰何謂新貴後賤答曰如新鐵鉢完淨無穿初貴後穿破便賤是故隨時許直所用物者隨身用之如刀斧初貴後賤法師曰若比丘偷他人斧應問斧主君買斧幾廿二直大德我用一分買又問汝買來已用未斧主答曰我始用一日破楊枝或言破樵燒鉢已曾經用便成故物如眼藥杵亦如戶鑰以稻糖一燒再燒或以瓦屑磨亦名爲故又如俗衣或一過入水或襲肩上或用裹頭或用

裏沙亦名爲故酥油或易器或蟲蟻落中亦
名爲故或石蜜初強後軟乃至手爪搘入亦
名爲故若比丘凡是偷他物應問物主若未
用貴已用者賤汝等應知此是五處律師善
觀然後判事隨罪輕重而以罪之奪取品竟

善見毗婆沙律卷第八

永樂北藏

善見毗婆沙律

第八八册